金红映崤函

□杨槐

秋风自豫西的千沟万壑间掠过，染红了漫山的果林——那是群山一层层泛起的醉人酡红；透映了地脉深处的矿藏——那是秦岭褶皱里浓郁的金黄。当这一红一金在崤函交汇，灵宝——这座豫西小城，便在色彩缤纷间绽放出她的美丽笑颜。

2026年深秋，我应邀赶赴一场“春华秋实、果香金城”的盛会。10月16日上午，我踏进寺河山苹果小镇，驻足于灵宝苹果文化展览馆。荀旭灿是灵宝人，特地从三门峡赶来。一件件磨得发亮的老农具，一张张泛了黄的老照片，在他口中一一活了过来。他指着一张老照片对我说：“这是祖辈栽下的头一批果苗……灵宝人跟苹果，相守一百多年喽。”那一句乡音，把一片土地与一枚苹果的百年相守，说得又轻，又重。

走进号称“亚洲第一”的高山果园，劈头便撞进一片香甜的怀里。枝头的苹果一个挨一个，像小灯笼，把枝条压成一道道温柔的弧线。果园姑娘莎莎递来一只竹篮，比画着教我：“挑绛红的，果蒂朝上托稳，往旁轻轻一拧就落，莫要硬拽。”我寻准一个通红的果子，掌心一托——沉甸甸、凉丝丝，“咔”的一声脆响，它便离了枝头。咬一口，脆生生地迸开满口的甜：那甜里酿着高原的阳光，掺着黄河的水土，是城市货架上怎么也寻不到的清芬。不多时，竹篮已满，红果挤挤挨挨，斜阳照上去，笼着一层细密的红光。

灵宝地处崤函，西接秦川，东临洛阳，北通三晋，南望荆楚，雄踞崤山与熊耳山之间，是黄河入豫的第一站，亦是豫晋陕三省的门户。相传唐玄宗天宝元年，函谷关一带掘地得符，符上隐然有天书宝文，被世间视为祥瑞降世。玄宗遂改元“天宝”，敕改此地为“灵宝”，取“地钟灵气、天降宝符”之意。自此，“灵”与“宝”二字，便烙进了这座关城的名号里。

灵宝素有“崤函帝宅，河洛王里”之誉。出函谷而西，便抵长安，它是中原西出的第一道锁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文化交汇之所；自春秋设邑，至今已逾2500载。相传黄帝曾在此铸鼎，鼎湖湾的烟霞犹带仙踪；这里又曾是虢国都邑，先人铸鼎、作器、著经，把文明的火种深藏进崤函的褶皱。而这片土地也回赠以丰厚的馈礼——那熔铜铸鼎、火照千秋的熊熊烈焰，早已化作今日漫山的红与大地的金。

铸鼎、作器、著经，刻写了灵宝一脉相承的“人杰地灵”；而“物华天宝”落到今日的灵宝，便凝定在这一红一金的色泽里。红，是寺河山漫山遍野、压弯枝头的苹果之色，是大地年复一年长出的宝；金，是蛰伏于崤山、熊耳与小秦岭褶皱之间的灿然之彩，是秦岭亿万年收藏的宝。红向阳而生，脉脉含情；金历火而纯，熠熠生辉。一红一金，交相耀映，放射出这座豫西古城最动人、最厚重的一道光彩。

寺河山横亘其间，山势高旷，云岚常绕，海拔与坡向恰好托举起一片北纬34°的黄金果带。昼夜温差悬殊，日照充沛，黄土深厚而富含矿物质，孕育出灵宝苹果独特的甘甜与脆爽——皮色鲜红，果肉细密，入口酥脆，汁水丰盈，甜里还透着一缕清亮的微酸。这一份沁人的甜蜜，是黄土高原酝酿了百年的深情馈赠。

灵宝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苹果产区的发源地，也是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早在1912年，第一批苹果树苗便辗转引种，在这片黄土里扎下了根。此后枝蔓繁衍、果香四播，黄土高原的苹果血脉从这里一路延展出去。如今灵宝苹果果大形正、色泽艳丽，远销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地区，年出口量长期居全国前列。

站在寺河山上极目四望，万亩果园如红云落地，层层漫向天际。灵宝正以这份底气与担当，擘画中国果品产业的第一大市场。中国的高原苹果，正从这里走向世界。

如果说红色是灵宝向着天空大地舒展的一面，那么金色则是向大地深处扎下的另一面。灵宝南依秦岭余脉，北临黄河，崤山、熊耳、小秦岭诸岭层峦叠嶂；古老的断层与岩浆反复涌动、淬炼，富集的金元素顺着地质脉络，一点点沉淀、凝聚、生长，嵌进秦岭的筋骨。灵宝因此被称作“金城”，黄金储量与产量位居全国第二——换言之，灵宝地下埋着的，是一座货真价实的“金色粮仓”。这些金子来得并不轻巧：石英脉里凝出一粒金，要熬过漫长的时光，而后由采金人从大山里一锤锤凿出来，再历经火烧、提炼、淘洗……他们俯身矿洞，一弯腰，往往就是一辈子。大山的余温、黄河的伟力，与一代代采金人躬身流汗的身影，就这样锻进了秦岭。

荀旭灿介绍，灵宝不仅有金、红，还有斑斓的五彩。绿色——小秦岭矿山的生态修复工程，昔日裸露的矿山重披翠色，被列入联合国生态修复经典案例，那是金红之上勃发的生机；白色——中国大天鹅黄河栖息地，每年冬季，万只天鹅亮翅于黄河湿地，那是金红之畔栖居的圣洁；黑色——国家石油开发，钻出黑色油流，那是金红之下蕴蓄的力量；赤红——山畔绵延的明清古枣林，虬枝铁干撑起一片片苍劲的绿云，立秋，团团红枣把枝头点成颗颗玛瑙，那是金红血脉里古老的一脉甘甜；明黄——坡岭间漫生的连翘，春来先花后叶，一坡金英如燃，把山野烧作暖融融的热浪，那是金红根脉上早春燃起的第一簇火光。金红立其中，五色增其彩，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匹五光十色的锦缎，正是上天赐予灵宝的颜色，更是灵宝反哺岁月的厚礼。

夕阳缓缓沉入崤山的脊线，天际染作一片金黄，漫山果园被镀上一层暖红。我站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大地上，看远山如黛、长河如练，忽然觉得灵宝这座城，就是一首用红与金写就的诗篇——每一字，是一枚熟透的苹果；每一行，是一座沉静的金山；而贯穿全诗的主旨，正是那亘古奔涌、泽被万方的母亲河——黄河。

“地钟灵气，天降宝符”——所谓灵气，是黄河千年不歇的哺育与滋养；所谓宝符，是黄土高原的深厚与光芒。只要秋风掠过豫西的千沟万壑，果红金灿的时节，“灵宝”二字便会在心底骤然发烫、喷涌而出……愿你我都读懂这一片“地钟天降”的红与金，也读懂那个始终站在原地等我们回来的故乡。



溜　秋

□梁生敏

秋风一起，豫西的山逐渐变了颜色。柿子红了，野菊黄了，豫西人就要去溜秋了。

溜秋，就是秋收后到田地里、山野间，搜寻那些被遗漏的“好东西”。南方人叫“拾秋”，我们豫西叫“溜秋”。别人收完了，不要了，我去捡来，合情合理，是山野间的“捡漏”。

我小时候常跟父亲、哥哥们去溜秋。玉米收过了，地里光秃秃的，父亲眼睛却像扫帚，突然站住，弯腰，手伸进玉米秆捆里，耍魔术般捧出一个小穗子。他指着秆上的叶子说：“有苞的秆，叶子分两片，像手掌包着。记住这个，就能找到漏掉的穗子。”我学着找，一会儿也找到两三个。虽不饱满，那种喜悦，像沙里淘到了金子。

溜红薯、芋头，得看藤蔓——发黄发枯的多半收走了，还绿着的，或者刨得较浅的坑窝，下面很可能还藏着。问父亲学问从哪儿来，他笑笑：“从你爷爷那儿学的。”

有一年，我和父亲在收获过的地里，发现两个土鼠搬进洞的玉米堆和花生堆，父亲边装边念叨：“今年的溜秋，够吃好一阵儿了！”

在一个深秋，大哥喊我去溜核桃。大哥眼力尖，挥着长竹竿，指挥我在树下捡。十几天工夫，攒下三箩筐核桃。还有件趣事：有次三哥领我溜核桃，老远瞧见一只松鼠在树干上快跑着——原来，是往树洞里运核桃。三哥爬上树，把松鼠“吆喝”出来，伸手进洞——里头核桃真多！那天从松鼠“仓库”里抢回半袋，后来成为兄弟间的笑谈。

野葡萄、八月炸也是溜秋的好东西。野葡萄粒儿小，味道浓郁；八月炸八月自然裂开，露出白色果肉。有一年我和大哥找了整整一上午，才找到三四颗。那种甜蜜，至今难忘。

秋天的山林里，最惬意的莫过于和妻女一起溜秋。有一年，我带刚上初中的女儿去城郊山坡捡野山楂、采猕猴桃。女儿蹲在地上，捡起红彤彤的野山楂，举起来给我看，笑得像朵小花。走在前面的妻子招手叫道：“快来，这边好多猕猴桃！”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溜秋不只是捡果子，更是把难得的幸福和团圆揣进心里。

野菊花也是溜秋对象。妻子最会做菊花枕，把晾干的野菊花揉碎，掺上白芷、野薄荷，缝进小布袋。夜里枕着，连梦都做得安稳了。野菊花当茶饮，淡淡的苦香，喝下去，整个秋天就在喉咙里了。我和妻子的偏头痛也得以缓解。

前几年，我带女儿回老家又溜了一次秋。女儿蹲在花丛中，采了一朵野菊花：“爸爸，这花真好看，像小太阳。”妻子坐在一旁，剥着红柿子皮，叫我：“你也坐下歇会儿，看这山，多安静。”是啊，山还是那座山，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如今，村里人不再靠溜秋糊口。但每到秋天，我仍会邀三五好友去山里。有时去冠云山，有时去熊耳山。在一棵大核桃树下，有位朋友第一次溜秋，激动得手舞足蹈，弯腰捡了一颗又一颗。回去路上，大家说着小时候的溜秋往事，感叹着乡村变迁。田间劳作的老伯说，现在来山里溜秋的城里人越来越多，这比去旅游景点有意思多了。

我最喜欢带回家的，是一种柿子。个头虽小，熟后又软又甜，如蜜一样。穿成串儿，挂到阳台上，红丢丢的，比花束好看多了。

这几年，我们溜秋又多了一个项目——溜连翘。脱贫攻坚后，连翘作为卢氏县原产地地标特产，价格大涨，被从深山里“请”出来，身影出现在平川、丘陵和坡地。主家采收遗漏的连翘果，便成了我们手中的把玩物、桌上的茶饮品。

现在，我们溜的已经不是秋，而是心情、是回忆。那些被别人忽略的角落，反而藏着意想不到的美好。秋天是慷慨的，溜秋，便是对这种慷慨的最好回应。



流年碎影

钟声悠悠

□赵正午

1989年，我师范毕业，回到卢氏县磨口中学。由于头一年洪水冲毁了校园，学校不得已拆分为三处教学点，一年级被安置在曲里村的莫氏祠堂里。

祠堂在村北头，粗糙的土木结构，稳踞在高台上，坐北向南二进院落，后院是村小学，前院是村部。初一两个班，占用了前院的西厢房。一截工字钢，吊挂在屋檐下，通体赭红，腹板有一块银白锃亮。天未破晓，短促的钟声便脆生生响起，催促着娃们提着裤子飞奔进校门。

校门外横着一道水沟，沿沟一线土路。往右，崎岖土坡的尽头有三间土屋，绕墙一圈麦秸秆地铺，墙上钉满木橛，挂着自带的馒头和瓶装酸黄菜，这是男生宿舍。往左，穿过村中间的砂石路，缓坡下是砖木民房，教学点六位任课老师，全租住在村民家里。

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备齐了教学“三件套”：水靴、手电筒和蜡烛。下雨天泥水没到小腿肚，乡村的夜比墨汁都黑，晚自习、查寝离了手电筒准会栽到水沟里。停电是常事，每人一个墨水瓶改制的烛台，蜡泪层层叠叠凝成琥珀雕琢的蓓蕾。

英语老师紧缺，我爽快地接下了英语课。乡下学校初中才学英语，孩子们眼里满是好奇。我便从电影里的摩天大楼和飞驰列车讲起，山外的世界很精彩，如果不想自己一辈子焊在山沟，去重复父母汗水摔八瓣、双手磨厚茧的日子，不想下一代延续赤脚扛柴火来学校抵学费换饭票的生活，就只有读书这一条捷径，而英语，便是走出大山的工具课，也是最好拿分的主科。我讲得铿锵有力，孩子们听得两眼放光，这种炽烈状态差不多延续了整个学年。期末全县30多所初中统考，我带的英语历史性闯入前十五名，下学期更进一步，冲进全县前十。

刘老师家就在村里，他负责教学点整个后勤，经常手忙脚乱，但敲钟时间卡得很准。他满脸皱褶，肋骨根根分明，眼睛眯成一条缝，奋力挥动钢筋锻成的钟锤：“山里苦焦，我得把娃们敲醒！”

醒来先跑早操。穿村路向北的尽头是水电站，一来回二三公里，老师轮流吹着哨子领跑。刚泛出鱼肚白的天空被黑黢黢的群山围割成一张清冷的大饼，孩子们缩紧脖子，咳嗽声响成一串，霜盖的麦秸、豆秆儿在脚下“咯吱”作响。等到折返，队伍如同解冻奔涌的洛河，人人头顶腾起了白雾。星星惺忪着眼睛遁去，琅琅书声响起，沉睡的村子缓缓苏醒过来。

学校只配一本教材和参考书。我趁周末前往市区，买了一大兜配套磁带和练习册。返程赶到县城已近黄昏，接下来30公里沙石路，夜幕很快吞没群山，山风裹着雪粒劈头盖脸砸下来，路面转瞬间就成了溜冰场。自行车链条崩断，我把破碎的罐头和糕点全扔掉，只把教学资料层层包裹，牢牢捆扎在后座上。茫茫山野，风雪呼啸。18岁的我第一次被恐惧攫紧，心底一遍遍默念：吾命休矣！不知道在风雪里挣扎了多久，远方终于亮起一星微弱灯火。我抠起石块砸向农户山墙，情急之下接连呼喊几位旧友的名字，终于，几盏手电的光束相继晃起，见到初中老同学随房兄那一刻，浑身冰碴的我泪水夺眶而出。第二天中午，我徒步10多公里赶回学校，生平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劫后余生的狂喜。

当天下午走上讲台，盯着上课发呆的邻村小弟，我扬手把粉笔头搓成粉末，终究没有掷过去，他反倒手足无措，涨红了脸。许多年后回村，他门牙豁着洞，迎上来讪讪地笑：“学习没吃的苦，打工都补上了。初中只记住了一句你教的英语歌——屯苦屯苦累都死哒（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一闪一闪亮晶晶），确实好听。”

住室几面透风，炉火时燃时灭，寒冷渗进骨头缝里。屋角有一台脚踏琴，白天批改作业倦了，一人弹奏声响，其他人便循声围拢过去，夸张地拍手跺脚合唱，《敢问路在何方》《血染的风采》《枉凝眉》……琴声歌声与猪哼牛哞齐鸣，少年意气与青春旋律齐飞，汹涌的热情几乎要掀翻屋顶，引来屋外窗户上爬满一张张绽放的笑脸。无数个夜晚，一瓶白酒、一包方便面，拧下电灯泡的黑开关盖，同室哥儿仨裹着被子围坐在床，“明七暗七”数字游戏走起，一口白酒一捏碎面，很快面红耳赤、东倒西歪，那些漫漫长夜酿成了今生最是温热香醇的旧梦。

第二年，为了生活，我奔赴异乡，从此告别三尺讲台。

转眼37年过去，村里的炊烟仍然扭缠在一起，依偎在新楼顶上飘，像鼓起村民腰包、把一座座山坳缝在一起的连翘藤。新校舍早建起来了，几乎与城里的无异。钢轨钟已不知去向，可每当风起时，那钟声似乎还在我耳边悠悠回响。



天鹅之歌

□马宏滨

遥远的西伯利亚寒风凛冽，白天鹅踏上迁徙之旅，起飞、盘旋、集结，展翅苍穹，飞越千山万水，迎战高天寒流……振翅南飞。

掠过一望无际的蒙古高原，鸟瞰大地，荒原，沙漠，戈壁，山脉，草原，河流，湖泊，城市，乡村，道路，桥梁……星罗棋布，北国风光，尽收眼底。

飞越巍峨的大兴安岭，翱翔在广袤的华北平原，羽翼下，万里长城，雄伟壮观；“三北”防护林，绵延千里；九曲黄河，东流入海；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形成；首都北京，历史悠久；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大兴机场，凤凰展翅；雄安新区，气势恢宏；高铁银龙，纵横驰骋；南水北调，穿山越岭……江山多娇，美不胜收。

黄河之滨，崤函大地，一座美丽的山水城扑入眼帘，啊！到家了。成千上万，飞翔在家乡的碧水蓝天，整齐的人字形队伍用庄重的注目礼深情凝望着黄河明珠——三门峡。

飞翔着，盘旋着，天空勾勒出一幅天鹅归来的美丽画卷。

大河上下，波澜不惊。冬日里的阳光和煦温馨，母亲河敞开她那温暖的怀抱，用慈祥的目光拥抱着远方归来的游子。舒展着健美修长的翅膀，忘却了迁徙的艰辛与疲惫，抖落洁白羽毛上的风尘，兴奋地鸣叫着：“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远山如黛，风和日丽，九曲黄河，碧波荡漾。飞翔着，凝视着。故乡的山水是那么熟悉，故乡的城市是那么美丽，故乡的人们是那么亲切……

碧波荡漾的天鹅湖里，一场大自然里的《天鹅湖》演出正徐徐拉开帷幕。

游子们依偎在天鹅湖温馨的怀抱，时而安详地梳理羽毛，时而追逐嬉戏，时而潜入湖底觅食，时而踩出朵朵莲花振翅而飞……盘旋、降落，荡起层层波澜，抖落一湖珍珠般的水花。

蓝天白云，波光粼粼。天鹅湖里的盛大演出达到了高潮。蓝天为幕，碧水舞台，天鹅湖沸腾了，成千上万只白天鹅一齐扇动着洁白的翅膀，舞动着优雅的身姿，曲项向天，纵情高歌。

朋友，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享誉世界。而今，三门峡天鹅湖的白衣仙子们正上演着独具中国特色的《天鹅湖》。在这童话般的世界，迁徙归来的游子们放声歌唱，载歌载舞。

天鹅湖畔游人如织，中外宾朋流连忘返。《天鹅湖》演出精美绝伦，熙熙攘攘的人们纷纷合影留念，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

这是大自然的美妙奇观，这是生态文明的绚丽呈现，这是人间最美的天鹅湖。

天鹅城、天鹅湖，这就是美丽的三门峡，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家。

诗路花语

中原诗二首

□张丰收

黄河古城

一座有人气、有地气的黄河古城
温县陈家沟
山有其名，水有其灵
静水深流
流，有水性的动词
从词根出发
不停搬运着
古城的鸟鸣、雨水、星辰

古人云，南有少林寺，北有陈家沟
太极拳生长的圣地
以静争得荣光
在中原，在中国
一步跃进非遗里的世界殿堂
放大、闪烁、追光
光，静中有神，而神中生静

弘扬太极拳文化
既有山的刚强又有河的绵柔
刚柔并济
是陈家沟太极拳的灵魂
这灵，翻动黄河之水
这魂，深耕高天厚土

诗人申光星

从黄河浪尖上走下
沉浸在怀乡的日子里
有诗意
泪，穿梭在前世与后生
他的诗与人一样真诚
别无选择
在诗性的缝隙生长
放花、结籽

太阳落山
他从山和月亮背后走来
坐在笔尖上
读怀乡文化
听黄河涛声
从此
把断句和分行碾压成
修辞、修行、追光

